

溫病條辨

卷の

溫病條辨卷四雜說

吳 塘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微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汗論

陰陽配對
疏發致汗
之由與不
汗之由與
不可汗之
由二十餘
年以來不
斷之疑案
至今始定
汗之由可

汗也者。合陰精陽氣蒸化而出者也。內經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蓋汗之為物。以陽氣為運。也用以陰精為材料。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則汗不能自出。不出則死。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多能自出。再發則瘵。瘵亦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又為寒邪肅殺之氣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溫味薄急走之藥。以運用其陽氣。仲景之治傷寒是也。傷寒一書。始終以救陽氣為主。其有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又為溫熱升發之氣所鑠。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涼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涼甘潤培養其陰精為材料。以為正汗之地。本論之治溫熱是也。本論始終以救陰精為主。此傷寒所以不可不發汗。溫熱病斷不可發汗之大較也。唐宋以來。多昧于此。是以人各著一傷寒書。而病溫熱者之禍亟矣。嗚呼。天道艱。抑人事艱。方中行先生或問六氣論

原文云。或問天有六氣。風寒暑濕燥火。風寒暑濕。經皆揭病出條例以立論。而不揭燥火。燥火無病。可論乎。曰。素問言春傷于風。夏傷于暑。秋傷于濕。冬傷于寒者。蓋以四氣之在四時。各有專令。故皆專病也。燥火無專令。故不專病。而寄病于百病之中。猶土無正位。而寄王于四時。辰戌丑未之末。不揭者。無病。無燥火也。愚按此論牽強臆斷。不足取信。蓋信經太過。則鑒之病也。春風夏火。長夏濕土。秋燥冬寒。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經言先夏至為溫病。即火之謂。夏傷于暑。指長夏中央土而言也。秋傷于濕。指初秋而言。乃上令濕土之氣流行未盡。蓋天之行令。每微于令之初。而盛于令之末。至正秋傷燥。想代遠年湮。脫簡故耳。喻氏補之誠是。但不當硬改經文。已詳論于下焦寒濕第四十七條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時。比燥火則謬甚矣。夫寄王者。濕土也。豈燥火哉。以先生之高明。而于六氣乃昧昧焉。亦千慮之失矣。

傷寒註論

從來著作
家多犯此
病

恃才氣者
多武斷

仲祖傷寒論誠為金科玉律。奈註解甚難。蓋代遠年湮。中間不無脫簡。又為後人妄增。斷不能起仲景于本原而問之。何條在先。何條在後。何處尚有若干文字。何處係後人偽增。惟有闕疑闕殆。擇其可信者而取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爾。創斯註者。則有林氏成氏大抵隨文順解。不能透發精義。然創始實難。不為無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實能苦心力索。暢所欲言。溯本探微。闡幽發秘。雖未能處處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尚論。補其闕略。發其所未發。亦誠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却心解數處。其大端亦從方論中來。不應力詆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條辨附刻尚論篇。歷數喻氏僭竊之罪。條分而暢評之。喻氏之後。又有高氏註尚論。發明亦有心得可取處。其大端暗竊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詆喻氏。亦如喻氏之于方氏也。北平劉覺菴先生起而證之。亦如林北海之證尚論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鄭氏程氏之後條辨。無足取者。明眼人自識之。舒馳遠之集註。以喻氏為主。兼引程郊倩之後條辨。難以及門之論。斷若不知有方氏之前條辨者。遂以喻氏竊方氏之論。直謂為喻氏書矣。此外有沈自南註張隱菴集註程雲來集註。皆可闕至。愚竊柯韻伯註傷寒論著來蘇集。聰明才辨。不無發明。可供採擇。然其自序中謂大青龍一證。方喻之註大錯。目之曰鄭聲曰楊墨。及取三註對勘。虛中切理。而細繹之。柯註謂風有陰陽。汗出脈緩之桂枝證。是中鼓動之陽風。汗不出脈緊煩躁之大青龍證。是中凜冽之陰風。試問中鼓動之陽風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溫法。置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甘苦之正法于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反背素問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動之陽風者。主以甘溫之桂枝。中凜冽之陰風者。反主以寒涼之石膏。有是理乎。其註煩躁。又曰熱淫於內。則心神煩擾。風淫于內。故手足躁亂。方先生原註風既曰凜冽陰風。又曰熱淫于內。有是理乎。種種矛盾。不可枚舉。方氏立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榮衛。吾不敢謂即仲景之本來面目。然欲使後學眉目清楚。不為無見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于方氏也。其刪改原文處多逞臆說。不若方氏之純正矣。且

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

方氏創通大義其功不可沒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於方氏補偏救弊其卓識妙悟不無可取而獨惡其自高已見各立門戶務掩前人之善耳。後學之者其各以明道濟世為急毋以爭名競勝為心。民生幸甚。汪按分風寒榮衛三法始於戚氏未為甚非至方氏始各立疆界喻氏並將溫病小兒分為三法則愈失愈遠矣。

風諭

所謂土兼
五行也

內經曰風為百病之長。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夫風何以為百病之長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蓋冬至四十五日以後夜半少陽起而立春于立春前十五日交大寒節而厥陰風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陽氣以佈德行仁生養萬物者也。故王功者德既成以後制禮作樂舞八佾而宣八風所謂四時和八風理而民不夫折風非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氣足者豈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則病斯起矣。以天地生生之具反為人受害之物思極大而害亦廣矣。蓋風之體不一而風之用有殊。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則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時八節也。立春起艮方從東北隅而來名之曰條風八節各隨其方而起常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謂之衝風又謂之虛邪賊風為其乘月建之虛則其變也。春初之風則夾寒水之母氣春末之風則帶火熱之子氣夏初之風則木氣未盡而炎火漸生長夏之風則挾暑氣濕氣木氣林軋大雨而後暴涼則挾寒水之氣久晴不雨以其近秋也而先行躁氣是長夏之風無所不兼而人則無所不病矣。初秋則挾濕氣季秋則兼寒水之氣所以報冬氣也。初冬猶兼燥金之氣正冬則寒水本令而季冬又報來春風木之氣紙鳶起矣。再由五運六氣而推大運如甲己之歲其風多兼濕氣一年六氣中客氣所加何氣則風亦兼其氣而行令焉。然則五運六氣非風不行風也者六氣之帥也諸病之領袖也。故曰百病之長也。其數變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風少移時則由西而北而東方南風之時則晴而熱由北而東則雨而寒矣。四時皆有早暮之變不若夏日之數而易見耳。夫夏日曰長曰化以盛萬物也。

醫不講化
氣不可與
言治病用
藥

此是初春
長寒之症
即以桂枝
鼓動微陽

而病亦因之而盛。陰符所謂害生于恩也。無論四時之風皆帶涼氣者。木以水為母也。轉化轉熱者。木生火也。且其體無微不入。其用無處不有。學者誠能體察風之體用。而於六淫之病思過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為治風之祖方。下此則以羌防芎藭為治風之要藥。皆未體風之情與內經之精義者也。桂枝湯在傷寒書內所治之風。風兼寒者也。治風之變法也。若風之不兼寒者。則從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甘苦。治風之正法也。以辛涼為正。而甘溫為變者。何風者木也。辛涼者金氣。金能制木故也。風轉化轉熱。辛涼若甘。則化涼氣也。

醫書亦有經子史集論

儒書有經子史集。醫書亦有經子史集。靈樞素問神農本草經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為醫門之經。而諸家註論治驗類案。本草方書等。則醫之子史集也。經細而子史集粗。經純而子史集雜。理固然也。學者必不可不尊經。不尊經則學無根柢。或流于異端。然尊經太過。死于句下。則為賢者過之。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不肖者不知有經。仲景先師所謂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自漢時而已然矣。遑問後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論起銀翹散論

本論第一方用桂枝湯者。以初春餘寒之氣未消。雖曰風溫。條少陽少陽繫承厥陰。厥陰根乎寒水。初起惡寒之證尚多。故仍以桂枝為首。猶時文之領上文來脈也。本論方法之始。實始于銀翹散。○汪按溫病首桂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陽主令。柴胡證亦時有。果診候確當。亦當用之。本論不載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時雜感。故不欲相混。恐致傷寒溫病界限不清耳。○吳按六氣播於四時。常理也。診病者要知夏日亦有寒病。冬日亦有溫病。次年春夏尚有上年火暑錯綜變化。不可枚舉。全在測證的確。本論凡例內云。除傷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時雜感。朗若列眉。後世學者察證之時。若真知確見。其為傷寒。無論何時。

大意已見
於前卷此
又反復以
申明之

微按寒疫
頗類傷寒
但脈不甚
緊亦不數
而緩間亦
有口渴便
秘耳龍著

即或不死
而已割復
發此生非
割不行竟
委身於惡

自當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氣中為何氣。非傷寒者。則於本論中求之上焦篇辨傷寒溫暑疑似之間最詳。

本論粗具規模論

本論以前人信經太過。經謂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以傷寒論為方法之用辛溫。其明者亦自覺不合。而未能自立模範。祖故前人遂於傷寒法中求溫熱中行且犯此病混六氣于一傷寒論中。治法悉爭名。亦毫無求勝前賢之私心也。至其序論採錄處。粗陳大略。未能精詳。如暑證中之大順散。冷香飲子漿水散之類。俱未收錄。一以前人已有。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紛繁。作者既苦目力無多。觀者反畏繁而不覽。是以本論不過粗且三焦六淫之大槩規模而已。惟望後之賢者。進而求之。引而伸之。斯愚者之大幸耳。

寒疫論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壯熱。頭痛骨節煩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類。若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或五運寒水太過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為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寒之時。則用辛溫解肌。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

偽病名論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無今有之偽名。蓋因俗人不識本病之名。而偽造者。因而亂治。以致誤人性命。如滯下。腸澼。下便膿血。古有之矣。今則反名曰痢疾。蓋利者滑利之義。古稱自利者。皆泄瀉。通利太過之證也。滯者滯澀不通之象。二義正相反矣。然治法尚無大疵謬也。至婦人陰挺。陰蝕。陰癢。陰菌等證。古有明文。大抵多因于肝經鬱結。濕熱下注。浸淫而成。近日北人名之曰瘡。惡者古文並無是字。焉有是病。而治法則用一種惡劣婦人。以針刺之。或用細勾勾之。利刀割之。十割九死。哀哉。其或間有一二刀傷不重。去血不多。病本輕微者。得愈。則恣索重謝。試思前陰乃腎之部。肝經蟠結之地。衝任督三脈由此而分走。前後豈可肆用刀

煩宜亦宿
孽免然歟

有以偽名
相傳者亦
有本不知
其證而隨
口捏造偽
名者外科
尤甚

微按外以
統內猶城
郭之於宮
室上以統
下猶冠冕
之於裳履

勾之所甚則肝鬱脇痛經閉寒熱等證而亦名之曰瘡無形可割則以大針針之在婦人猶可惜曰婦人隱疾以婦人治之甚至數感之男孩痔瘡疝瘕疳疾外感之遺邪總而名之曰瘡而針之割之更屬可惡在庸俗鄉愚信而用之猶可說也竟有讀書明理之文人而亦為之蠱惑不亦怪哉又如暑月中惡腹痛若霍亂而不得吐瀉煩悶欲死陰凝之痞證也治以苦辛芳熱則愈或霍亂則輕論在中焦寒濕門中乃今世相傳謂之痧證又有絞腸痧烏痧之名遂至方書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錢刮關節使血氣一分一合數分數合而陽氣行行則通通則痞開痛減而愈但愈後周十二時不可飲水飲水得陰氣之凝則留邪在絡遇寒或怒動厥則不時舉發發則必刮痧也是則痧固偽名刮痧乃通陽之法雖流俗之治頗能救急猶可也但禁水甚難最易留邪無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溫病夫溫病陽邪也刮則通陽太急陰液立見消亡雖後來醫治得法百無一生吾親見有瘞而死者有瘞不可忍而死者庸俗之習牢不可破豈不哀哉此外偽名妄治頗多茲特舉其尤者耳若時醫隨口捏造偽名南北皆有不勝指屈矣嗚呼名不正必害于事學者可不察乎

溫病起手太陰論

四時溫病多似傷寒起足太陽今謂溫病起手太陰何以手太陰亦主外感乎傷寒手太陰之見證何以大畧似足太陽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陰陽有反正之義庸可混乎素問平人氣象論曰藏真高于肺以行榮衛陰陽也傷寒論中分榮分衛言陽言陰以外感初起必由衛而榮由陽而陰足太陽如人家大門由外以統內主榮衛陰陽手太陰為蓋三才之天由上以統下亦由外以包內亦主榮衛陰陽故大畧相同也大雖同而細終異異者何如太陽之寢主出太陰之寢兼主出入太陽之寢開於下太陰之寢開於上之類學者須於同中求異異中驗同同異互參真證自見微按昔賢有云傷寒傳足不傳手是說也舉世莫明其故考諸陰陽別論三陽三陰之脈皆起於足不起於手人之傷於寒也每傷於太陽寒水之地氣故其應於

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陽根起於至陰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厲其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陽根起於竅陰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隱白其穴在足大指之端少陰根起於湧泉其穴在足心下踆指宛宛中厥陰根起於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於周身也三陽脈行於表三陰脈行於裡外為陽內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傷寒由表入裏由淺入深以次相傳必然之勢惟其足先受也其病則重在足自不傳於手經不然豈有一人之身截而為二之理而六氣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趙氏醫貫中直將三陽三陰傳經之說一概抹煞並不分傷寒溫病惟以一逍遙散主治又不免師心悖經之弊以上所云蓋指冬月之正傷寒也初春去冬未遠寒水之氣尚在至若四時傷寒雖非寒水之氣而亦不免於濁陰之地氣誠不若溫病所受受於身半以上多從鼻孔而入蓋身半以上主天氣肺開竅於鼻亦天氣也

燥氣論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氣皆言化熱傷津之證治以辛甘微涼金必克木木不受克則子未及寒化蓋燥氣寒化乃燥氣之正素問謂陽明所至為清勁是也素問又謂燥極而澤為金子也水本論多類及於寒濕伏暑門中如腹痛嘔吐之類經謂燥淫所勝民病善嘔心脇痛不能轉側者是也治以溫苦內經治燥之正法也前人有六氣之中惟燥不為病之說蓋以燥統於寒吳氏素問注云寒統燥燥統暑而近於寒凡見燥病只以為寒而不知其為燥也合六氣而觀之餘俱主生獨燥主殺豈不為病者乎細讀素問自知再前三篇原為溫病而設而類及於暑濕濕溫其於伏暑濕溫門中尤必三致意者蓋以秋日暑濕踞於內新涼燥氣加於外燥濕兼至最難界限清楚稍不確當其敗壞不可勝言經謂粗工治病濕證未已燥證復起蓋謂此也兼濕燥有兼風兼燥燥有寒化熱化先將濕燥分開再將寒熱辨明自有準的

外感總數論

天以六氣生萬物其錯綜變化無形之妙用愚者未易窺測而人之受病即從此而來近人止知六氣太過曰六淫之邪內經亦未窮極其變夫六氣傷人豈界限清楚毫無兼氣者也以六乘六蓋三十六病也夫天地大道之數無不始于一而成于三如一三為三三三如九九八十一而黃鐘始備六氣為病必再以三十六數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條而外感之數始窮此中猶不兼內傷若兼內傷則靡可紀極矣嗚呼近人凡見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湯豈不謬哉

治病法論

治外感如將兵貴神速機圓法活去邪務盡善後務治內傷如相坐鎮從容神機默運無功可
非輕治中焦如衡非平治下焦如權非重治上焦如羽

吳又可溫病禁黃連論

唐宋以來治溫熱病者初用辛溫發表見病不為藥衰則恣用苦寒大隊芩連知柏愈服愈燥河間且犯此弊蓋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氣化火反見齒板黑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極而似水也吳又可非之誠是但有不識苦寒化燥之理以為黃連守而不走大黃走而不守夫黃連不可輕用大黃與黃連同一苦寒藥迅利于黃連百倍反可輕用哉余見普濟消毒飲於溫病初起必去芩連畏其入裏而犯中下焦也於應用芩連方內必大隊甘寒以監之但今清熱化陰不令化燥如陽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證於酒客便溏頻數者則重用之濕溫門則不惟不忌芩連仍重賴之蓋欲其化燥也語云藥用當而通神醫者之於藥何好何惡惟當之是求汪按王太僕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風溫溫熱氣復論

仲景謂腰以上腫當發汗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蓋指溫家風水皮水之腫而言又謂無水虛腫當發其汗蓋指陽氣閉結而陰不虛者言也若溫熱大傷陰氣之後由陰精損及陽氣愈後陽氣暴復陰尚虧軟之至宜

名言不刊

所謂水天一氣

獨出心裁窮理入細

可發汗利小便者。吳又可於氣復條下。謂血乃氣之依歸。氣先血而生。無所依歸。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自愈。余見世人每遇浮腫。便與淡滲利小便方法。豈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證。快利津液。為肺癰肺痿。證與陰虛咳嗽身熱之勞損證哉。余治是證。悉用復脈湯。重加甘草。只補其未足之陰。以配其已復之陽。而腫自消。干治干得。無少差謬。敢以告後之治溫熱氣復者。暑溫濕溫。不在此例。

治血論

人之血。即天地之水也。在卦為坎。坎為治水者。不求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見其能治也。蓋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氣。坎之上下兩陰。交水也。坎之中陽。氣也。其原分自乾之中陽。乾之上下兩陽。臣與民也。乾之中陽。在上為君。在下為師。天下有君師各行其道於天下。而彝倫不叙者乎。天下有彝倫攸敘。而水不治者乎。此洪範所以歸本皇極。而與禹貢相為表裏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無形之氣。蓋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氣能生血。血不能生氣。倘氣有未和。如男子不能正家。而責之無知之婦人。不亦拙乎。至於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責之肺氣。或心氣中焦之血。責之胃氣。或脾氣下焦之血。責之肺氣。腎氣八脈之氣。治水與血之法。間亦有用通者。開支河也。有用塞者。崇提防也。然皆已病之後。不得不與治其未病。非未病之先。專治其本之道也。注按血虛者。補其氣。而血自生。血滯者。調其氣。而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氣。而血自下。血內溢者。固其氣。而血自止。

九竅論

人身九竅。上竅七。下竅二。上竅為陽。下竅為陰。盡人而知之也。其中陰陽奇偶生成之妙諦。內經未言。茲特補而論之。陽竅反用偶。陰竅反用奇。上竅統為陽。耳目視聽。其氣清為陽。鼻口食。其氣濁用則陰也。耳聽無形之聲。為上竅。陽中之至陽。中虛而形縱。兩開相離。其遠目視。有形之色。為上竅。陽中之陰。中實而橫。兩開相離。較近。鼻嗅無形之氣。為上竅。陰中之陽。虛而形縱。雖亦兩竅。外則仍統于一口。食有形之五味。為上

以希聖希
賢之心行
生物生人
之道

竅陰中之陰中又虛又實有出有納而形橫外雖一竅而中仍一合上竅觀之陽者偏陰者正土居中位也陽者縱陰者橫縱走氣而橫走血血陰而氣陽也雖曰七竅實則八也陽竅外陽竅而內陰竅外奇而內偶陽生于七成于八也生數陽也成數陰也陽竅用成數七八成數也下竅能生化之前陰陰中之陽也外雖一竅而內實二陽竅用偶也後陰但主出濁為陰中之至陰內外皆一而已陰竅用奇也合下竅觀之雖曰二竅暗則三也陰竅外陰竅而內陽竅外偶而內奇陰竅用生數二三生數也上竅明七陽也暗八陰也下竅明二陰也暗三陽也合上下竅而論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為老一為少老成而少生也九為陽數之終一為陽數之始始終上下一陽氣之循環也開竅者運陽氣也妙諦無窮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為難識余嘗嘆曰修身者是字難格致者互字難汪按此即陰陽互根之義發明極精核

形體論

內經之論形體頭足腹背經絡臟腑詳矣而獨未總論夫形體之大綱不揣鄙陋補之人之形體頂天立地端直以長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為元在五常為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體直而麟鳳龜龍之屬莫與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蓬蔕戚施直之對也程子謂生理本直味本字之義蓋言天以本直之理生此端直之形人自當行公直之行也人之形體無鱗介毛羽謂之裸蟲裸者土也土主信是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備健順五常之德而有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以行孝悌忠信以期不負天地付畀之重自別于麟鳳龜龍之屬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又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孝經曰天地之道人為貴人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為生哉醫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為治哉微按本論補傷寒論未備而作也雜說一卷又補篇中遺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未作九竅形體二論總結全部兼補內經之所闕欲人見著知微明體達用即如九竅形體日在目前猶且習焉不察從未經人道破甚矣格致之難也儒者不能格致則無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負天之所生醫者不能格致則無以處方用法生物

生人日從事于軒岐之書亦猶是瞑行而索途耳蓋人之自生與生人之生異出同原皆賴此一點不忍之心為之所謂仁也論形體而歸本于造化見天地付畀甚重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氣名物理數而言非若小家倚于一偏之論而已也其不忍之心為何如耶汪按雜說一編因本論有未備者作此以緯之雖偶及形體氣血大旨仍以發明本論非泛言醫理也婦人小兒各有專科然自溫病門經未清因而產後驚風急驚慢驚之偽名紛紜舛錯故作解產難解兒難痘疹之為證仍與六氣同治痘雖原於胎毒亦因六氣而發故並及之蓋溫病門經不清勢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者證門經皆清亦不能辨明溫病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所望於學者之博學詳說而一以貫之也

解產難題詞

天地化生萬物人為至貴四海之大林林總總孰非母產然則母之產子也得天地四時日月水火自然之氣化而亦有難云乎哉曰人為之也產後偶有疾病不能不有賴于醫無如醫者不識病亦不識藥而又相沿故習偽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無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議論或固執古人一偏之論而不知所變通種種遺患不可以更僕數夫以不識之藥處于不識之病有不免之理乎其免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醫者亦復不知其所以然嗚呼冤哉

目擊神傷作解產難

溫病條辨卷五解產難

吳 瑭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徵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產後總論

產後治法前人頗多。非如溫病混入傷寒論中。毫無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無間有偏見。且散見于諸書之中。令人讀書不能搜求揀擇。以致因陋就簡。相習成風。茲特指出路頭。學者隨其所指。而進步焉。當不歧於路矣。本論不及備錄。古法之闕略者。補之。偏勝者。論之。流俗之壞亂者。正之。治驗之可法者。表之。

產後三大證論一

產後驚風之說。由來已久。方中行先生駁之最詳。茲不復議。金匱謂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瘵。二者病鬱。胃三者大便難。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人病瘵。亡血復汗。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胃。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復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按此論乃產後大勢之全體也。而方則為汗出中風一偏之證。而設。故沈自南謂仲景本意。發明產後氣血雖虛。然有實證。即當治實。不可顧慮其虛。反致病劇也。

產後三大證論二

按產後亦有不因中風。而本臟自病。鬱冒瘵厥大便難。三大證者。蓋血虛則厥。陽孤則冒。液短則大便難。冒者汗者。脈多洪大。而亢瘵者厥也。脈則弦數。葉氏謂之肝風內動。余每用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及專翕大生膏而愈。

產後三大証論三

方注論卷
載下焦篇
淺深次第臨時斟酌

方出血心
怡從金匱
故能奏效
如神非若
張氏之以
羌活代麻
黃也

今所謂衝
心者皆衝
胃也衝心
者十不一
見

心典云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此筋病也亡陰血虛陽氣遂厥而寒復鬱之則頭眩而目昏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諸陽亡津液胃燥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難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則一故皆為產後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產後血虛諸證可心領而神會矣按以上三大證皆可用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專翁膏主之蓋此六方皆能潤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淺深次第之不同耳產後無他病但大便難者可與增液湯方注並見中焦篇溫熱門以上七方產後血虛液短雖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少虛多者便可選用不必俟外感盡淨而後用之也再產後誤用風藥誤用辛溫剛燥致令津液受傷者並可以前七方斟酌投之余製此七方實從金匱原文體會而來用之無不應手而效故敢以告來者

產後瘀血論

張石頑云產後元氣虧損惡露乘虛上攻眼花頭眩或心下滿悶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熱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暈或神昏煩亂苦歸湯加人參澤蘭童便兼補而散之此條極煩斟酌血下多而暈血虛可氣分之品以益其虛哉其方全賴人參固之然人參在今日值重難辦方今又敗血上衝有三或歌舞譫笑不善人參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復脈大小定必之為愈也明者悟之

或怒罵坐臥甚則踰牆上屋此敗血衝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龍丹如雖悶亂不至顛狂者失笑散加鬱金若飽悶嘔惡腹滿脹痛者此敗血衝胃五種散或平胃加薑桂不應送來復丹嘔逆腹脹血化為水者金匱下瘀血湯若面赤嘔逆欲死或喘急者此敗血衝肺人參蘇木甚則加芒硝蕩滌之大抵衝心者十難救一衝胃者五死五生衝肺者十全一二又產後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氣虛敗而血滯也急用人參蘇木稍遲不救愚按產後原有瘀血上衝等證張氏論之詳矣產後瘀血實症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處拒按輕者用生化湯重者用回生丹最妙蓋回生丹以醋煮大黃約入病所而不傷他臟內多飛走有情食血之蟲又有人參護正何病不破何正能傷近見產婦腹痛醫者並不問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湯從事甚至病家亦不延醫每至產後必服生化湯十數帖成陰虛癆病可勝悼哉余見古本達生篇中生生化湯方

孕婦之脈
洪滑流利
者無病沈
強遲澁皆
病也

執其兩端
用其中于
氏

胸中要有
成竹臨證

產後宜補宜瀉論

下注云專治產後瘀血腹痛。兜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與病對確有所據。近日刻本直云治產後諸病。甚至有注產下即服者。不通已極。可惡可恨。再達生篇一書。大要教人靜鎮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藥則未可盡信。如達生湯下。懷孕九月後服。多服尤妙。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矣。豈有不同孕婦之身體脈象。一藥投藥之理乎。假如沉澁之脈服達生湯則可。若流利洪滑之脈。血中之氣本旺。血分溫暖。何可再用辛走氣乎。必致產後下血過多。而成痼疾矣。如此等不通之語。辨之不勝其辨。可為長太息也。徵按近時有保產無憂飲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無論產前何病。一概用之。甚至有孕婦人無病亦服之。名曰安胎。而藥肆中即以此方並生化湯撮合現成。謂之官方藥。治胎前產後一切病證。更覺可笑。

朱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即有雜病以未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張景岳云產後既有表邪。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內傷停滯。不得不開通消導。不可偏執如產後外感風寒。頭痛身熱。便實中滿。脈緊數洪。大有力。此表邪實病也。又火盛者必熱渴煩躁。或便結腹脹。口鼻舌焦。黑黯喜冷飲。眼眵尿痛。溺赤。脈洪滑。此內熱實病也。又或因產過食。致停蓄不散。此內傷實病也。又或鬱怒動肝。胸脇脹痛。大便不利。脈弦滑。此氣逆實病也。又或惡露未盡。瘀血上衝。心腹脹滿。疼痛拒按。大便難。小便利。此血逆實證也。遇此等實證。若用大補。是養虎為患。誤矣。愚按二子之說。各有見地。不可偏廢。亦不可偏聽。丹溪謂產後不可發表。仲景先師原有亡血禁汗之條。蓋汗之則瘕也。產後氣血誠虛。不可以不補。然雜證一概置之不問。則亦不可。張氏駁之誠是。但治產後之實證。自有妙法。妙法為何。手揮目送是也。手下所治。像實證。目中意中。注定是產後識證。真對病確一擊而罷。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目中清楚。指下清楚。筆下再清。楚治產後之能事畢矣。如外感自上焦而來。因云治上不犯中。然藥反不可過輕。須用多備少。服法中病即已。外感已即復其虛。所謂無糧之兵。貴在速戰。若畏產後虛怯。用藥過輕。延至三四日後。反不能勝藥矣。余

時却不可
先有成見

治產後溫暑每用此方如腹痛拒按則化瘀喜按即補絡快如轉丸總要醫者平日用功參悟古書臨證不
可有絲毫成見而已

產後六氣為病論

產後六氣為病除傷寒遵仲景師外餘皆傷寒後人當於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輕重或速去其邪所謂無
糧之師貴在速戰者是也或兼護其虛一面扶正一面驅邪大抵初起以速清為要重證亦必用攻余治黃
氏溫熱妊娠七月胎已欲動大實大熱目突舌爛乃前醫過於瞻顧所致用大承氣一服熱退胎安今所生
子二十一歲矣如果六氣與痘癰之因儼然心目俗傳產後驚風之說可息矣

產後不可用白芍辨

仲祖方中
四逆散用
之當歸四
逆湯亦用
之真武湯
亦用之

朱丹溪謂產後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氣則大謬不然但視其為虛寒熱耳若係虛寒雖非是產後亦不
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湯去芍藥法小青龙去芍藥法若係虛熱必宜用之收陰後世不善讀書者古人良法
不知守此等偏謬處偏牢記在心誤盡大事可發一嘆按白芍花開春末夏初稟厥陰風木之全體得少陰
君火之氣化炎上作苦故氣味苦平本經芍藥無酸字但云無苦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疝瘕
止痛利小便益氣豈伐生生之氣者乎使伐生氣仲景小建湯中補諸虛不足而之以為君乎張隱菴本草
崇原中論之最詳徵按產後之不用白芍猶之乎產後之不用人參也世俗醫者云不怕胎前一兩只怕
產後一分其言產後之不參也余荆室素稟陽微產後惡露亦少忽爾鬱冒不知人僕婦兒女環侍逾時皆
以為死且喚且哭余審視之知其為陽氣不復也急以獨參湯灌之乃甦而其母家猶以為孟浪甚矣邪說
之害良可歎也

產後誤用歸芍亦能致癰論

當歸川芎為產後要藥然惟血寒而滯者為宜若血虛而熱者斷不可用蓋當歸七八月開花得燥金辛烈

生化湯命
名全是以
通為補之
義

如此而後
可讀丹經

不問其所
以然之故
而惟事催
住苦寒

之氣香竅異常。甚于麻平不過麻平無汁而味薄。當歸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當。功力最速。用之不當。為害亦不淺。如亡血液。虧孤陽。上冒等證。而欲望其補血。不亦愚哉。蓋當止能運血。良多益寡。急走善覺。不能靜守。誤服致癰。癰甚則脫川芎。有車輪紋。其性更急于當歸。蓋物性之偏長于通者。必不長于守也。世人不取用白芍。而恣用當歸。川芎。何其顛倒哉。

產後當究奇經論

產後虛在八脈。孫真人創論于前。葉天士暢明于後。婦科所當首識者也。蓋八脈麗于肝腎。如樹木之有本也。陰陽交構。胎前產後。生生化化。全賴乎此。古語云。醫道乎通化道者。此其大關也。

下死胎不可拘執論

死胎不下。不可拘執成方。而悉用通方。當求其不下之故。參之臨時所現之證。若何補易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矣。診其脈則洪大。而孔問其證。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余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加人參。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收。服二杯。而神清氣甯。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用。而愈。若執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催生不可拘執論

催生亦不可拘執一轍。陽虛者補陽。陰損者翕陰。血滯者通血。余治一婦。素日脈遲。而有癥瘕。寒積厥痛。余用通脈八脈大劑九料。服半載。而成胎。產時五日不下。是夕方延余診視。余視其面青。診其脈。再至。用安邊桂五錢。加入溫經補氣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亦未嘗服過第三杯也。次日診其脈。澀。腹痛拒按。仍今其服第三杯。又減其製。用一帖。下癥塊長七八寸。寬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塊。本有二枚。茲下其二。不敢再通矣。仍用溫通八脈。由漸而愈。其他治驗甚多。略舉一二。以見門徑耳。

產後當補心氣論